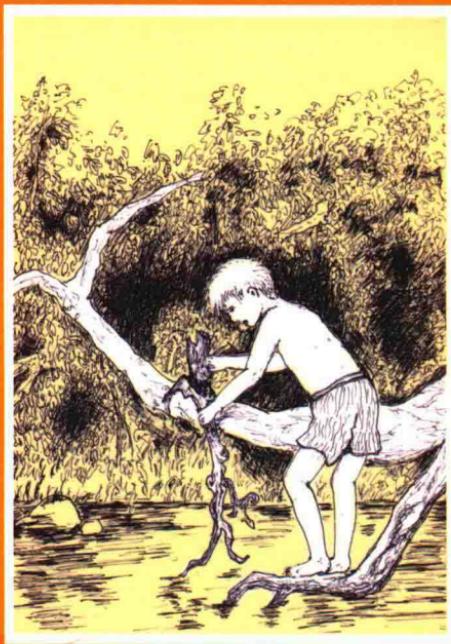


世界
华文儿童文学
原创精品

叶莹

著



会刻猫头鹰的男孩

你要像穿越黑夜的猫头鹰一样，

给自己勇气去面对你的新生活。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叶莹

著



会刻猫头鹰的男孩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会刻猫头鹰的男孩 / 叶莹著. — 杭州 :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8.5

ISBN 978-7-308-17896-9

I. ①会… II. ①叶… III. ①儿童小说 -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12569号

会刻猫头鹰的男孩

HUI KE MAO TOU YING DE NAN HAI

叶 莹 著

选题策划 平 静

责任编辑 平 静

文字编辑 戴秋诗

责任校对 杨利军 汪淑芳

封面设计 鹿鸣文化

内文插画 叶 莹

彩色插画 杨逸菲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148号 邮政编码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兴邦电子印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7.25

插 页 6

字 数 126千

版 印 次 2018年5月第1版 2018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7896-9

定 价 25.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中心联系方式: (0571) 88925591; <http://zjdxcbs.tmall.com>

一切皆缘

朱 奎

世间一切皆有机缘。

国庆节前，我受邀参加“阅读，从儿童开始”2017领读者大会，机缘巧合——浙江大学出版社少儿分社社长平静，一个倩丽的女子坐在我身旁。

我是临时决定参会讲演的，故大会事先公布的嘉宾名单并没有我。

她事先也不知道我会出席大会并发言。

两个星期之前，德国的叶莹女士把她写的第一部儿童小说传到我的邮箱。

与叶莹认识，是因为同在一个微信群里，她把她的部长篇小说寄给了我，那算是我第一次领略她的文字。

以后在群里，不多见她的文字，却多见她的水彩画，严格地说，那时候，喜欢她的画，胜过她的文字。甚至觉得，她对颜色的运用，色彩斑斓，不乏沉静亦不乏热烈，多多少少有一点天赋。因此，她的画，我倒是常常关注。

从平静女士告诉我，浙大社即将出版叶莹的儿童小说《会刻猫头鹰的男孩》的那一刻起，进入我的思绪的



话语便是：“看来，这个序我非写不可了。”

叶莹的这部小说《会刻猫头鹰的男孩》是一个看似不太起眼的故事，然而，这个不太起眼的故事却又意蕴非凡，因为她写的是“国际题材”。

作者和我一样，长期生活在德国，我的童话，有很多读者读过以后，以为是从国外翻译过来的，或多或少沾染了“国际味”。而叶莹的小说，笔触直接落在了德国。

在德国，有一次在树林里，贺一鹤巧遇了同龄的德国女孩琳娜，一个喜欢绒黄衣装的善良女孩子。琳娜会在树林里收集青苔，编出美丽的花球；一鹤会在树林里收集木头，刻出可爱的小动物，特别是猫头鹰。对大自然共同的爱，让他们之间建立了一份美好纯真的友情。他通过琳娜认识了琳娜的爸爸克劳斯，然后又认识了难民营里的阿拉伯男童巴哈。巴哈是一个非常不幸的孩子，他的父母在一艘运送难民的轮船上，遭遇了海难。而一直认为父母的离开对他来说就等同世界末日的一鹤，却惊讶地发现：琳娜的父母也是分开了的。而且琳娜的妈妈，正在病魔手中挣扎，生命濒危……

这部小说通过几个异国的孩子的交往和中国孩子一鹤的家庭在东西方文化冲击下的一步步解体，讲述了一个非常严肃的主题：一个关于东西方文化在整个世界日

益开放、日益国际化的今天，如何融合的严肃主题。

同时，面对中国乃至全球有人群的地方日益常态化的婚姻离异，作者提出了两个严峻的教育课题：一是父母离异对儿童的影响；二是儿童对父母离异的承受能力。因为这是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面对的问题。

看看面对婚姻离异，中国孩子和德国孩子的承受能力的对比：

中国孩子，一鹤：

“如果他们不能保证永远在一起，为什么
要把我生下来呢？”

德国孩子，琳娜：

“你能来到这世界，这是多美好的事情
啊！要不，我也没机会和你这么精彩的人坐在
一起聊天啦。”

“如果他们要是因为舍不得伤害你而凑合
着在一起，然后又天天吵架，那你才倒霉呢！”

一鹤：

“爸爸妈妈既然都爱我，为什么不能为了我
永远在一起呢？这只能说明，他们爱自己比爱
我多。”



琳娜：

“噢，一鹤，如果爸爸妈妈在一起，他们经常吵架，经常流眼泪，即使他们是因为你而继续在一起，你也不会快乐的。”

面对巴哈等孩子，作者喊出了：

“小小年纪的他们，面临着不同的生离死别。”

同时，还有作者写作、思考时的提问：

“他们的生活，还会有彩虹吗？”

作为读者，你自然会想到伟大的文学家鲁迅先生的呐喊：

“救救孩子！”

当然，作者不可能在不多的文字里解决她的思考和问题，但是，她告诉我们，生活在继续，人们在努力。

值得一提的是，小说充满对德国风土人情、学校生活、四季风光的描述，给读者展现了一个充满异域风情的孩子眼里的世界。这使得看过叶莹水彩画的我，自然而然想到她的文字就像她的水彩画，五颜六色，五彩缤纷，对美好充满了呼唤和憧憬。

一切皆缘，当你读完这本书的时候，你一定会想：是什么，鬼使神差地让我领略了这样一个带有某种神秘色彩、充满异国风情的故事？

希望叶莹继续她的水彩画创作，当然也希望叶莹用她的文字，为孩子们写出更加美好的儿童文学。

祝福叶莹，有一个美好的开始！

一切皆缘

目
录

+

contents



- 第一章 围着小房子的三棵树 / 001
- 第二章 绒黄的女孩子 / 019
- 第三章 生日礼物 / 029
- 第四章 猫头鹰的故事 / 047
- 第五章 开学 / 073
- 第六章 难民营里的巴哈 / 085
- 第七章 圣诞雪 / 117
- 第八章 琳娜的生日会 / 145
- 第九章 樱桃花开花又落 / 171
- 第十章 天空真有彩虹吗？ / 195
- 尾 声 / 204
- 专家评论 / 209
- 读者信箱 / 221



第一章

围着小房子的三棵树





①

贺一鹤九岁的生日，是在天空中度过的。那个无瑕的蓝天澄澈得就像外婆家泥房子旁晾晒的靛色布衣，缠绵的白云温软得如同他刚告别不久的毛绒浣熊。十二个小时的飞行旅程里，他几乎没有合过一下眼睛。不是所有的孩子都可以在天空中度过他的九岁生日的，他觉得自己是那么幸运。他就这样一直守候着那片移动的天空，直到蓝天白云羞答答地与他谢幕。

爸爸来慕尼黑飞机场接他和妈妈了。爸爸见到他们的第一句话是：“咦，小家伙怎么也像爸爸一样戴眼镜啦？”

那时，贺一鹤的近视眼镜已经戴了两年。也就是说，上一次见到爸爸，是两年前的事情了。

德国给贺一鹤的第一印象，就是从火车往外看到的天空，竟然和在飞机上看到的一模一样。火车在田野间飞驰，不时会有一些房子映入眼帘。或红或黑的斜屋顶，罩住了一个个方块小白盒子，犹如童话故事那千篇一律的情节般单调，却也充满了只有童话才能展示的梦幻协调。贺一鹤觉得他六岁时画的那座小洋房，就是这个样子的。那是一幅题为“围着小房子的三棵树”的画，是他六岁的时候在幼儿园画的。

那时，他还和妈妈在广州生活着。他的爸爸在德国留学。幼儿园举行画画比赛，主题是“我的家”。贺一鹤画了一个屋顶斜斜的带着烟囱的小房子，房子后面画了一棵木棉树，木棉花正盛开，树干上画着一张戴眼镜的脸，那是爸爸。房子的前面，画了两棵树，一棵树上缀满了粉红色的玉兰花，树干是一张长着柳叶眉、樱桃小嘴巴的脸，那是妈妈。玉兰树的一个枝干长长地往下伸，拉着另一棵小树的枝干，这棵树不开花，只长着绿绿的叶子，小树干上是一张调皮快乐的脸庞，这张脸属于贺一鹤。

幼儿园的老师们都被一鹤这幅画感动了——小小孩子，心里却明白：虽然和爸爸相隔两地，但是他们一家三口都会紧紧围住这个象征着家的房子，不离不弃。所以，贺一鹤的这幅画得了一等奖。

其实，贺一鹤画这张画的时候，倒没有想得那么深奥。一个六岁的孩子，他能想到的，就是外婆总跟他说，他和妈妈总有一天会去德国和爸爸团聚，德国的房子，都是小小的洋房，很漂亮。他原准备画完漂亮的小洋房后再画树，然而房子前面画完两棵树后，便没有足够的地方再去画那棵木棉树了，所以他把树放到了房子后面，让它染红了整片天空。

那幅画，现在也躺进了爸爸身边的那个行李箱里。

爸爸带他们来到火车站。上下火车的人，多是金发碧眼的高鼻子，偶尔也会见到些包着头巾的女人，双手推着婴儿车，后面还跟着三两个大点的孩子。又或是些贺一鹤在广州街头也能看到的黑人，他们中男的大多穿得干净利索，女的则会编着纠结不清的小辫子。他们都说着他听不懂的话。贺一鹤终于意识到，自己在一个非常陌生的国度着陆了，在这里，自己变成了一个哑巴聋子。

“一鹤，这头一年呢，你先去学德语，明年秋天再到小学里继续就读四年级吧。”爸爸细眯眯的双目透过厚厚的小镜片，像看透了一鹤的心。

一鹤从幼儿园就开始学英语了，他觉得有点可惜，在德国不说英语。不过，在广州，住在他们家斜对面的天宁哥哥，在大学里是读德语专业的。天宁哥哥曾告诉

一鹤，德语和英语还是有几分像的，譬如，收音机的德语和英语都是一个单词“radio”，只不过英语念“泪滴哦”，德语念“哈滴哦”而已。如此说来，一鹤也多多少少算是有点德语基础的人吧。

这么一想，他对自己的忧虑便减少了些。

火车把他们送到了目的地。

他们在德国的家，是坐落在树林旁边的一幢老房子。那是爸爸为了他们的到来而租住的。听说以前他一个人时也是在一个德国老太太家租了个小房间住。这个老房子，屋顶上长满了青苔，木楼梯一踏上去便会吱呀响，石头砌成的壁炉静静地靠在客厅一角，阁楼顶的木桩张扬着它们的结实和年代久远。

一鹤的房间在二楼，爸爸已经给他布置好了：一张配有梯子的床，上层是睡觉的地方，下层放着一套遥控火车，还有乐高的飞机模型。写字台的桌面是倾斜着的，前面放着一张可以旋转的靠椅。桌子旁边靠墙的地方，放着一个大大的画架。一鹤迫不及待地要把鞋子脱了，想爬上床去感受一下触摸到天花板的兴奋。他的爸爸突然举起双手把他托了起来，往床上一放。

“我的儿子，希望你在德国过得开心！”爸爸看着一鹤的眼神闪出一丝光彩。

“老爸，我太喜欢这个房子了！”一鹤由衷地叫道。

围着房子，还有一个大花园。花园的一角，长着两棵大树——一棵杉树、一棵核桃树，核桃树上还结有稀稀拉拉的核桃，这些树都比房子高。一鹤觉得有点遗憾的是，这不是些适合攀爬的树，因为他够得着高度的树干，愣是长得粗直无旁枝的。在两棵大树的前面，还有一棵小松树，那也不是可以用来攀爬的。

但很快一鹤便发现了一个比爬树更让他兴奋的地方——花园的一角，有一个破旧的小木屋。真的很破旧，门把掉了，门框斜挂着，当他把发黑的木门轻轻拉开时，掉出来的木粉屑撒得满头都是。身后的阳光透进小木屋，小木屋霎时成了一个拉开序幕的小舞台。小舞台参差有序，层次分明，中间的木架上，紧密排着一列彩色小矮人，小矮人都有着红润的胖脸、长长的胡子、鲜艳的衣裳，他们或是手中拿着浇花的壶，或是怀里抱着一个胡萝卜、一个小南瓜。木架下面的地板上，是一堆陶瓷花盘，一鹤看见了藏在花盘后面的一个石狮子，小狮子满面亲切，对他微笑着。小狮子的旁边，是一些一鹤猜不出名堂来的工具，或像剪刀，或像锯子，或像铁铲……

“不要乱动里面的东西啊，我还没时间清理好呢！”突然，爸爸从窗户探出头对一鹤喊起来。

一鹤把木门小心翼翼地关上。他不用着急把心中的



好奇膨胀开去，他以后就是这个老房子、这个花园、这个小木屋的小主人了，他有足够的时间去慢慢挖掘这里的秘密。

对于一个九岁的孩子，这样一个房子能让他产生多么美妙的感觉——他在广州的时候，居住在一幢二十五层高的摩天大楼里，他们家是一套三室一厅的公寓。一百二十平方米的地方，可没有滋生出那么多让他好奇的东西。

妈妈却好像没有一鹤那么兴奋。她在老房子里上上下下转了个遍，一会儿说：“这卧室的地毯，多旧啊，我们要换上新的吧？”一会儿说：“这窗户的木框，漆都剥落成这个样子了，得找人来刷新漆了。还有，这厨房的饭桌，我可没胃口吃放在这上面的菜啊……”

爸爸扶着妈妈的双臂，对她说：“我现在已经是一个能工巧匠了，等我有时间了，再慢慢自己修理翻新吧，一鹤也可以帮我们一起干些钉木板的美妙活儿了。”

一鹤便以美妙的心情把那幅《围着小房子的三棵树》贴在写字桌上，开始向往着他在德国的日子。